

东南亚华文短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王丹红

提 要 东南亚当代华文的不少短篇小说描绘了不同阶层栩栩如生、情态各异的母亲形象,共同折射东南亚社会的现状,联系着个人、家庭、民族的情感,包含女性解放的命题。艺术表现上基本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善于通过肖像描写、言行举止、心理刻画来塑造一个个鲜活的母亲形象,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增添异彩。

东南亚华文作家十分关注并执着于女性形象的创造,为我们展开姿态各异、风采照人的女性画廊。母亲又是最具社会功能的女性形象,自然引起华文作家的重视。

在较有代表性的华文短篇小说中,有不少篇章着力描绘各个阶层的母亲形象。一类是刻画处于社会底层的母亲,比如新加坡作家苗秀的《流离》中的“女人”,马来西亚作家云里风的《俱乐部风光》中的阿芳姐,印度尼西亚作家黄东平的《有女初成长》中的母亲等。这类描写母亲的文章较多,表现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为生计奔波,苦苦拉扯子女长大的母亲。另一类是写中产阶层的母亲,比如新加坡作家尤今的《风筝在云里笑》中的茱利亚,菲律宾作家小四的《锣鼓声中》的妈妈。她们的家庭收入稳定,衣食无忧,在教育自己孩子方面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而教育方式和内心感受方面却更丰富,形象较为鲜明。还有一类是写高门富豪的母亲,例如张曦娜的《都市阴霾》中的梁叔思,她生活宽裕,养尊处优,但在教育孩子方面却要受家族观念的影响,难于自主,交织着矛盾与痛苦。

身处社会底层的母亲境遇最为可怜,生存、病痛、教育都是横在生活面前的大槛,生活的风浪吹打孱弱的身躯,内心和意志却格外坚强。《俱乐部风光》中的阿芳姐即是典型。她为了哺育儿子,积累一笔教育基金,忍辱负重地在一群挥霍无度,寡廉鲜耻的富人的所谓高尚俱乐部里听差,依然保留心灵的高洁,出淤泥而不染,教育子女的信念始终不渝,为使儿子成长为正直的有用人才,最后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收入可观却龌龊不堪的环境。母亲的形象顿时熠熠生辉。《流离》、《有女初长成》中的母亲尽管形象没那么鲜明,却可窥见她们一心为儿女的良苦用心,前者面临居无定所、失业威胁、孩子患病的种种打击,内心充满忧患;后者苦心经营,期望女儿长大后能嫁个如意郎君。然而凭着母亲的力量,她们最后都能克服困难。“为女弱,为母强”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社会中层的母亲尽管不必面临生存的威胁,可是琐碎无止境的家务也耗尽她们的心血。《风筝在云里笑》中的茱利亚是四个儿女的母亲,她的干瘦毫无韵致形象给人十分沉重的感觉,极端淘气又毫无教养的孩子和粗鲁无礼的丈夫是对她一生辛劳的回报。作为妻子和母亲,辛勤、忍耐与软弱是她性格的主色,然而不幸的是她并未能拥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因此其中蕴含一个深刻的命题,怎样才是成功的母亲,纵容与溺爱不是万能的,传统的角色已不能涵盖和诠释。《锣鼓声中》恰恰相反,文中的母亲循循善诱,深入浅

出,教导孩子为人处世的道理,巧妙解释家与国的关系,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不由人联想起岳飞之母的典范作用。两位母亲风格截然不同。正如高尔基所说:“爱孩子,这是连母鸡也会的事,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便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需要才能和渊博的知识。”

高门贵族的母亲在培养孩子方面并不自由。《都市阴霾》中的梁叔思尽管没有家务之累,却在思想意识上与家族成员格格不入,要顶住家庭其他成员的巨大压力,不顾丈夫及翁婆的反对,坚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华文教育,为的是使她成为有文化根基之人,而非不中不西的“四不象”。这个母亲形象感人之处在于她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以及在极度庸俗、功利的环境中保留的独立人格,此种富贵不能淫的品格在海外华人社会弥足珍贵。正是无数可敬可佩的母亲才能延续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尽管不同阶层的母亲境遇、性格千差万别,作者倾注的笔墨浓淡不一,仍具显著的特点:

(一)不同类型的母亲形象折射东南亚社会的现状及生存状态。就象马克思所说“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明证”^①东南亚不少短篇小说借助母亲形象的塑造反映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底层人们的辛苦辗转,又有上层人物的挥霍无度,更有不同人精神领域的天壤之别。《流离》中的母亲几次迁家,居无定所,男人无处谋职,孩子生病,尝尽颠沛之苦,活生生地刻画华人漂泊异乡的辛酸。中国作家笔下也描绘过很多饥饿贫困交加的母亲形象,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母亲等,但毕竟她们都生活在家乡至少是国内,不象流落异乡的贫穷华人多了一重身份的顾虑和难堪,连打工也得有本地户籍,随时都无立足之地而陷于生存危机。《俱乐部风光》通过阿芳姐这个善良勤劳的母亲反衬所谓上流人士的虚伪、污浊和无耻的面目,如蔡一虎、吴太平、王百川等人跻身高尚俱乐部消磨时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俨然如同《日出》的场面,只不过阿芳姐不似陈白露沉湎其中不能自拔,仍具清醒的头脑和道德感,不为金钱蒙昧人性,穷也穷得有骨气识大义。同样为办华校捐钱,那些挥金如土的富人只不过作为沽名钓誉的手段或敷衍了事,阿芳姐透支工资慷慨解囊,理解此举意义深远,由衷地说:“我们身为华人,对于华文教育不能漠不关心,大家都尽一点力量。”朴素几句话表达高尚的情愫。《都市阴霾》反映东南亚华人思想意识的两个侧面,尤其是在对待民族语言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一是以婆家为代表的急功近利思想,认为日文为家族带来兴旺发达的机会应作为孙女学习的首选而放弃华文;二是以梁叔思所代表培养孩子的文化根基的角度考虑,认为放弃民族传统就失去为人之本,一定得学汉语。维特根斯坦说过:“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②选择一种语言意味着选择一种文化价值。两种思想代表对民族文化的不同认识,到底要不要继承祖国的文化传统,这正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存在的普遍而严峻的问题。小说尖锐地揭示出来,发人深省。

(二)不能忘怀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可以从她们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中体现出来。《俱乐部风光》中阿芳姐重视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认为在那群不思进取、堕落腐朽的富人集中的地方不利于儿子的成长,因此决定离开。此举不仅带给她心灵的轻松,也给读者留下一道灿烂的光辉。中国古代早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名言警句。更有孟母三迁的经典故事教育后人。中国向来重视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是民族教育中的优良传统,阿芳姐始终把这作为行为准则。说明虽人在异邦身处贫贱,我们的同胞仍坚持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市阴霾》中的梁叔思希望女儿有自己的文化根基,不满夫家崇日媚日“有奶便是娘”的主张,体现浓厚的乡土情谊、尊祖敬宗意识和民族文化认同感。这在豪门家庭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念。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能走向世界,海外华人对此会有深切体会。梁叔思正是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情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作出理性的选择。《锣鼓声中》的母亲生动地教育子女家国一体的观念,说明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强调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念。她意味深长地教育子女,中国就是咱们的国家,咱们共同的妈妈,失去她的保护,大家都会来欺负我们。对祖国深厚的赤子之心,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正是作品带给人们的精神震撼。

(三)通过母亲反思女性的生存意义。《风筝在云里笑》提出此类命题。纯粹的牺牲与奉献,泯灭个性与自我不应是现代母亲的定义。在妻子和母亲的称号上,我们不应忘记还有一个“人”的称号(美国的玛丽·称维莫尔)。这个母亲形象令读者在沉重中回味。茱莉亚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家务,对丈夫极尽忍让,对儿女宠爱有加,家里依然一团乱麻,全无人们向往的天伦之乐,茱莉亚本人无论从外表到内心深处都失去光彩和生命力。显然作者对这一形象寄予深切的同情,也隐含无声的批判。不少作家都怀着深情赞颂母亲的勤劳善良、颂扬母亲无私的奉献精神,却很少对这种奉献提出质疑,作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对教育效果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是一种艺术,需要智慧和创造力,不是简单的奉献,这是本文达到的思想高度。作品不是一般地提出妇女问题,而是指出妇女在家庭中,作为母亲这一角色应选择怎样的形象。同时就茱莉亚本人而言,她的存在也令人感到悲哀,作为现代女性应该如何生活,为自己,也为别人,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此类问题的探索,不仅是女性研究的课题,也是人类社会要研究的课题。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显然,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已毫无前景,茱莉亚的问题迟早是家庭和社会的隐形炸弹,应引起普遍关注。

艺术手法上注重客观表现,善于通过肖像描绘、言行举止和心理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当然也和短篇小说体裁相适应。肖像描绘往往反应一个人的身份,精神风貌以及心理状态,特别是“画眼睛”的神奇效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成功的艺术家谙熟此道。鲁迅作品中的祥林嫂为人称道之处也在于此。《俱乐部风光》多处描绘茱莉亚这个人物形象。首先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茶色的头发,干巴巴的、毫无韵致地垂散着,额头有些微脱发的痕迹,露出两峰尖削的额骨。眼睛很大,好象两个滚圆的铜铃,然而,这两个铜铃不是晶亮的,它们好象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层;整个的眼神,显得异常的空洞,但在空洞当中,却又像深沉地蕴藏了些什么”,塑造一个被生活拖累得疲乏而毫无生机的形象,象一个幽灵一样。文中接着在另一处描写她的笑,“她鼻子的双翼到嘴角之间,有一条相当深的纹线,好象一条细细的泪泉长年长日地在脸上无声无息地奔流。正因这样,她即使在笑着时,给人的印象也是苦涩多于欢乐。”这样的人物肯定不可能是乐享天伦的母亲,而如同无休无止运作的机器,内心充满了苦涩。可是作品的巧妙之处又让人看到她身上残存着的梦想与欢乐,借着轻轻上扬的风筝表现出来:“风在吹,茱莉亚茶色的头发在

风里吹得散散的,她的头,高高地仰着,嘴巴微微地开着,眼睛呢,快活地盯着这越飞越高的风筝。”她在身心放松以后完全也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作品就是这样透过外表层层揭示人物性格特征,让读者了解这样一个背负生活枷锁的母亲无可名状的痛苦。

短篇中的对话描写恰当地表现母亲的人生观、价值取向等。《都市阴霾》中梁思叔的母亲是这样劝诫女儿:“我不希望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我只希望你幸福、快乐,毫无缺憾地过一世”。揭示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最朴素的人生观,“平安是福,快乐无价”,隐含着乐天知命的哲学理念。尽管作品中梁叔思母亲的形象着墨不多,但给人的感觉相当朴实、真切。与之相比,梁叔思的性格更具反叛性,在教育下一代方面更有主见。当她得知女儿首先学的是日文而非华文时生气地吼道:“为什么不让莹莹学习自己的母语?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讲别人的语言?”“不管怎样,莹莹是我的亲生骨肉,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有权利关注她身心的发展,我不能眼看她成为一个华人不象华人的怪物!”她坚决不屈从家人的摆布,语气十分强烈,不同于母亲的柔顺,敢于表述自己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个性。两代母亲的不同性格特征正是通过人物语言传达出来的。

心理刻画在母亲形象塑造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俱乐部风光》中的阿芳姐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阿芳姐起早摸黑地忙碌,还受了不少赌客的闲气,但为了高尚俱乐部的收入,为了一间免费的房子,为了照顾孩子,她一直忍气吞声,心里痛苦终归有所指盼,希望筹足儿子的教育基金,甚至于梦见丈夫的慰勉来自自我解脱。但随着她与那帮富人的接触,越发痛恶他们的丑恶行径和肮脏灵魂,不禁自责“服侍人家消磨无聊的时光,这难道也算是一种正当的工作吗?”她又想起白天张大发太太的白眼,蔡一虎父子吵架的情形,还有那些高尚绅士对她的颐指气使命令以及所开的下流玩笑,感到强烈的恶心。尤其是他们准备开设架步,要她做龟婆的计划更激起她的愤怒:“她的心田就象是被投下一块石头,荡起猛烈的波纹,许久以来积压在胸中的那股闷气,象是缺口的火山似的,一下全迸发出来。”终于她彻底醒悟,觉得半年的工作是在浪费生命,为儿子的将来考虑,毅然决定离开,心里才感到莫名的轻松。作品就是这样一步步揭示她内心的矛盾和进程,刻画一个栩栩如生的母亲形象。

东南亚这些华文短篇中的母亲形象不仅是温情的化身,还蕴含着丰富内涵,联系着个人、家庭和民族的情感,包含着女性解放的命题。作家们以精妙的笔法塑造一个个鲜活的母亲形象,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增添异彩。

注:

①《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5 页。

②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③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王丹红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